

## 漫畫貴陽

黃堯

## 「往事與故人」之十一

我一入貴州的貴陽城，印象中的：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兩銀」三句形容貴州的成語，已不大對，後來發狠，住下來看看，覺得貴州有「甲秀樓」，別有一番靈氣。想不到，抗戰使大夏大學也遷到了貴陽，先占黔靈，我更在此遇見了吳達詮、歐元懷、周貽春、王伯羣諸先生，也重逢了老友謝六逸兄，王亞明、嚴慎予先生都在貴陽辦報，而卜少夫兄當時也在任編輯。謝六逸原在上海任教，又在力報編「言林」。幾年前，在重慶我上北碚，復旦大學就遷在北碚。重慶有南北兩溫泉，北碚即為北溫泉所在處，復旦校舍在嘉陵江的對岸，面臨嘉陵山水，也是吳道子、李思訓筆下的題材，那兒有縉雲山，我也在山上會見過太虛法師。在北碚遇見了伍蠡甫、謝六逸兩兄，伍在主持文學院，謝在主持新聞系。謝邀我在系內作一次演講。分手後又就在貴陽碰頭，他在大夏主持文學院之外，兼在「文通書局」任總編輯，他是很早介紹日本文學到中國的一員，因此，我有興緻，在貴陽留了下來，畫了一部「漫畫貴陽」。北碚那次演講，我還記得

因為是為「新聞系」演講，講題為「漫像」，講到最後，我要在座聽講的學員來一次實習「漫像」的作法。指定以謝先生為模特兒，大家要將他的面孔畫成漫像，結果，是一位姓「鄭」的女同學畫得最出神，尤其是她畫他的頭髮，前面稀疏疏的幾根，她用鉛筆，撇上幾撇，格外顯得神采風揚，我以英國的「大衛·羅」抓住邱吉爾的特徵為例，出示所作的畫與真人對照，「言不虛傳，收得效果！」博得滿場鼓掌而歡散。當晚，我即寄宿謝六逸兄處，翌晨由他在火油爐中煮了兩枚雞蛋當早餐，而順流乘「汽划子」回重慶。這次，在貴陽作「漫畫貴陽」，是遊了苗區後作的。

我到過「文通書局」，才知道民國初期中國原有四大書局：商務、中華、世界，另外一家即為「文通」，而不為外人所聞。以上四家書局，曾同時派員去日本考察印刷，採辦機器。因商務、中華、世界三家均在上海發展，上海為通商海口，得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之先，發跡了。而文通雖一樣化資金，辦了同樣的機器，運到「黔」中，一切閉塞，時代衍變，隨時間而落伍了，我

到貴陽時，在日本買的機器，大多原封未動。文通書局還編印了「莎士比亞」的全套，「手筆不可謂之不大焉哉！」我見它雄心猶在，加以老友在任總編，所以「漫畫貴陽」由文通正式出版。記得：封面是用中國舊式信封式的設計，中間一條「大紅」的是書名，左上角上印上一個郵戳為出版日期，倒很別致。而內頁紙張全用黃色薄韌的土紙石印的，那時，抗戰抗到連電版也無法做了，我曾自畫石印的汽水紙。（後來我印民俗花紙，居然用過木刻套色印，發行到保甲長來「鳴鑼報告」。）文通書局老板華文渠先生，也是「茅台酒」（「華茅」，另有一家「賴茅」）的主人，他有不少好的藏畫，我在文通後進，他私人辦公室看過一張是「八大」的，一張是「沈周」的，都可靠。另有一張是岳飛的字，不敢說定是否真贋？他曾對我說：「茅台的老甕子，已被軍隊搗蛋都砸破了，現在，留下的茅台陳年，實在已不大陳了。」

我記得在「漫畫貴陽」的序文，是寫在我到過「龍場驛」，因為在「修文」（「龍場驛」的

縣名)去訪「陽明洞」，那兒有「玩易窩」，也有一幢木建的樓，似閣似院，聽說本來是招待張學良先生住過的，樓下有一排木雕的屏，內容為王陽明作的「客座私祝」，這裏原是陽明先生的講學處，這兒正是他對學生們講學之所，他將有兩廣之行，臨行前勉勵學子的心中之話，所以稱為「私祝」，全文教人讀了有所警惕，對君子與小人，有所分辨。何者為君子？何者為小人？說得非常懇切，含義淺明，上下樓都可讀一遍，獲益至深。樓前還有一枝新植的幼松，聽說是「張少帥」離開前手植作紀念的。事隔四十年，想必此松已成蒼鬱老松了，我曾錄此「客座私祝」在序中。

當我到了貴陽，只見所有商店的招牌，都是出自「一人之手」，書法結構，豐腴有些韻體味兒，而招牌下款署名均係「市長」之名，想必是借市長之名望，但執筆人是陳恒安。我在貴陽作客，他一直以「地方主人」的姿態招呼我，一直使我非常感激。他雖深居黔中，也能哼呼皮黃，也能「蓬察蓬察」，他的婚姻也由於「私奔」，當時，已是非常新潮。他夫婦倆在抗戰時期，能以「摩登人物」出現，招呼來往的藝術界朋友，算是非為易事了。我的一部「漫畫貴陽」，也是因為貴陽市政府提倡文風，要這套畫長期保存在民衆教育館，準備一年公開展覽一次，開放給市民免費參觀。本來，打算送我錢的，我却將畫留在陳恒安兄的家，即離開貴陽，去了桂林，想不到，貴州當局竟厚意要我住在貴陽郊外名勝地的「花溪」，所以由政府在花溪撥一塊地作為酬謝

我的畫，給我建屋住下來，而我即建議政府建一所「藝術館」。想不到，理想竟成事實，使「藝術館」與建在「科學館」、「圖書館」、「招待所」之間，成了貴陽的「文化中心」。第一任館長，即由陳恒安兄出任。後來，我由桂林大撤退至貴陽，即寄居在藝術館樓上，而我在桂林離亂中結婚，金城江內子懷孕逃難，小兒也在貴陽療養院出世，貴陽農場中躲警報，又倉皇北走瀘州避難，所以厭倦戰爭生活，遂生乘桴浮海之心，遠渡南洋，一直在海外，四十年而迄今仍茫茫不知所之。

有一次，陳恒安兄招呼我到他家，去一嚐家藏一百五十年前地窖下埋的「蒜頭」，「物以稀為貴」，受他邀去品嚐者都為他的至親好友，在開窖一剎那，空氣嚴肅，大家屏息以待，蔽塵、驅蠅，靜候地窖開發，一陣沉舊的土味兒向上騰起，等到封蒜甕的泥塊蓋揭起，又有一股馨芬的酒味兒飄出。據陳恒安兄說：「這是他高祖父母手中埋的，他的家也已翻建過三次了。」他現在是一家之主，由他來執筆夾蒜，而夾出的蒜已像碎紙一樣，著箸即破，成了粘漿，入口即化。既無蒜味，亦惘然不知其味成何物？可知一切東西「過去」，即成「物化」，化為「烏有」。

陳恒安兄為了紀念這一天開「陳年蒜頭」之盛，居然唱了一段「四郎探母」，他的夫人也來一段「梅派」，我當晚拿了文通書局印的四幅一堂的「百壽圖」(一百個壽星不同的姿態的)裱了答謝。

當時，貴陽最熱鬧的地方，叫「大什子」，

是十字路的交叉處，事實上是大「十」字。那天，太陽正旺，忽然有一隊骷髏似的灰衣人，緩步踱過，搖搖欲墜，一看即知是押一隊失了營養的「壯丁」，因關在囚籠式的屋內太久，放他們出來活動活動，晒晒太陽，延續他們的生命。一人連一人地用粗繩牽着，好像一串垂死的僵猴，而皮膚呈現的顏色，全是灰裏帶白，白裏帶青。人在走，而步子是拖的，顯得息似游絲，一無腳力。從身上灰色的衣袴看來，知道是四鄉抽來的「壯丁」，放又不敢，牽了不怕他逃，讓這種人上前線，如何作戰？後來聽說，懲罰了一個「兵役署長」正法作罷，真不知多少好男兒如此冤死？多少家骨肉白白送命而毫無交代？這幕大時代的悲劇，迄今還使我在回憶中不寒而慄！這次，我是去一家書店，約好看幾件書畫，想不到，內中竟發現了我高祖父傳臚黃安濤，用館體寫的一副對聯，從題款中辨識，我高祖父生前任監考到過貴州，這是送給他「門生」的，我如獲至寶般以賣畫的錢，集數買了下來，寄到嘉善老家堂兄處，想不到現已不見了。家高祖父壽青，清代嘉慶年間進士，著作有「詩娛室詩集」、「息耕堂詩集」、「真有益齋文集」等，他有寫過「黔山」三首：(一)「黔山了無奇，眾妓互高下，亘古天西南，誰為遠行者？石稜橫鈎衣，沙磧亂甓蹀，脫愁上竿魚，蹶恐注坡馬，如何五丁跡，步步不相捨，庶幾生面開，我心待輸寫。」(二)「馬尾一山落，馬頭一山起，山山不知名，日月但如此。幾年不見山，初心見山喜，入山轉厭山，山靈詎蒙恥，尋常展齒間，所見我過矣，浪游

無好山，皮相豈真士？」（三）「飛雲（洞名）與牟珠（洞名），奇幻兩擅場，偶因介通衢，遂爾引游興，軒輿鎮闕駢，詩什競持贈，如彼入世入，一例務圓應，儻教鎖烟霞，披奇恐難罄，安得謝客兒，一鑿荒磴。」他做過潮州太守，有不少有關改革劣俗的詩，此地不及述錄了。「瘞旅文」是王陽明的手筆，原被謫為「龍場驛丞」，內文描寫的盡是貴州山色，即是我到過的「修文」。他筆下寫的：「衝冒霜露，扳援崖壁，行萬峯之頂，飢渴勞頓，筋骨疲憊，而又瘴癘侵其外，憂鬱攻其中，其能以無死乎？……」可知「貴州之行」的艱苦，比「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」，不相上下，這雖在古代，可見那些垂死的「壯丁」，不戰死在疆場，而受折磨，凍餒而死於後方，不禁為多少冤死的男兒叫屈！我後來曾畫過一部「戰爭中的中國人」，可惜在越南戰火中化為灰燼！

貴州從廣西的柳州，過金城江，即為「都勻」與「獨山」，這些都是我從桂林大撤退逃難過來的「閩王路」，親眼見金城江於大撤退時，亂得像火燒蟻窩，在黑夜倉皇中，羅厘車一連輾死三個人，而無人理問，從湖南挾巨資，帶妻小逃難到金城江，管不了自己的骨肉，將嬰孩拋下河裏於不顧，日本兵進軍走得比難民還快，而日本兵走到前頭去了，……種種情形，仍歷歷在目。「獨山」是產「鹽酸」出名的小地方，我宿中國銀行，也有在築鐵路的老友拿了火車照明的油燈，撐了拐杖，摸來看我，感到友愛的可貴。「都勻」是產「大型皮紙」的地方，徐悲鴻在桂林最

後見面，他是喜歡用這「都勻紙」畫馬的。我到南洋，自吉打退休後居檳城，老友周曼沙兄即以悲鴻當年遺存在駱清泉處的三張「都勻紙」贈我，駱贈詩翁管震民，管謝世贈周，周即贈我，而我即分為一贈怡齋畫廊之友，一贈駱之長子新民

## 關於「現代史料」

陳紀澄

紹唐我兄：貴刊第二四二期即二十週年紀念特輯內，拙文「為近代史發光」內，末段所稱“Current History”，第一時疏忽，譯為「近代史料」，實際為「現代史料」之誤。

查此刊創於一九一四年，刻已出到八一卷第四七七期（本年七月截止），為美國史學雜誌引進中國較早者。最初譯此刊內資料者為天津時代的大公報楊歷樵，他幾乎每期都有譯作，分別刊於大公報及國聞週報內，甚受國人注意，時在民國十七、八年至抗戰前期也。「現代史料」也因此暢銷中國大江南北。此刊物至今所載文章仍被歐美人士重視，蓋均為當代著名作家之作品也。如最近五月份之一期，內刊登有關我大陸問題文章，有五、六篇之多，其中資料，絕非僅為報紙所習見者，可知其作者探求之深與研究之廣。當年大公報也以此項材料為人稱讚，楊歷樵之大名也因此不脛而走。二十二年秋，當弟在該報「打雜」，與楊氏坐位僅差一案，每見其譯稿時，孜孜不息的神情，歷歷在目，蓋收到刊物之當日，

（即駱拓），一尚留在我的篋中。親物思人，不少「往事與故人」的事迴縈而起，不禁想到陳恒安家中得睹陳年蒜頭，與稀疏頭毛的謝六逸來，反摸自己的白髮，已入幡然，所幸記憶尚清，還能拉雜寫得這篇短文。

必選擇重要及有時間性者，及時譯出，以便次日見報。有時，有兩篇文章須同時譯出，為爭取時間，他就分給馬季廉一篇，他倆並肩而坐，埋頭工作不到一、二小時，兩篇文章就譯完了，次日均能見報。此種精神，當時予弟印象至深。歷樵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，季廉則是清華大學畢業。二人均以此享譽一時。

按抗戰時期，歷樵避難上海，後投效香港大公報，於一九六〇年代逝世。季廉則無音訊。茲將「現代史料」地址列後，以備讀者萬一之參考：（每月一期，全年訂費美金二十元。）

Current History Inc. Publication  
Office, 4225 Main St.  
Philadelphia, PA. 19127  
U.S.A.

專此敬頌

撰祺

陳紀澄 敬上